

一个人的世界

米生富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一个人的世界

米生富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世界 / 米生富著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 2003.1

ISBN 7-5068-0769-2

I . — … II . 米 … III . 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K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73942 号

书 名 / 一个人的世界

书 号 / ISBN 7-5068-0769-2 / K.25

作 者 / 米生富

责任编辑 / 宏 旭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印刷装订 / 北京利达印刷厂

开 本 / 850 × 1168 1 / 32

印 张 / 7.75

字 数 / 220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3000 册

定 价 / 软精装 ;28.80 元 硬精装 ;38.00 元

吴亚峰近照



部队行军到第三天中午，队员的身上所带的粮食都已吃完，只能嚼树叶树皮支撑。吴玉峰把手中的电池扔掉，将自己提前开始吃树叶节省下来不足四两熟米悄悄地装在手电筒里，以为到万不得已的最后一刻再吃。第四天下午夜幕降临时，在抓着草刺上一个陡坡中，有十几名队员连饭带累地昏倒。这时，吴玉峰从破衣兜里掏出那个生锈了的手电筒，同志们都以为他是破例用这个电筒给大家照路。可吴玉峰小心翼翼地拧开手电筒后盖，对大家说：“来，每人伸出一只手来！”同志们不明白他要干什么，只是条件反射地几十只双手一下伸到了他的面前。吴玉峰摸着手电筒的两侧手颤抖着，将手电筒在每只手掌上微微倾斜一下，从里面挖出手掌倒出大约只能吃一两口的炒米来。每个人便立即把手插在自己的嘴上，将这一点救命食送在嘴里，然后又伸出舌头，一次又一次地将手掌擦净。吴玉峰给每个人分配了一两口炒米之后，他自己已经咀嚼炒米而吃了。他把手电筒的后盖拧上，在一块石头上轻轻地敲了几下，然后再拧开后盖，把手电筒倒扣在自己的嘴上，将从筒内壁上磕入嘴洞那点米粒吸进口里，将舌头伸进手电筒堆了，最后又把手盖里的水倒进手电筒里一点，摇了几下。

铿锵人生路 五湖心中游

——序米生富《一个人的世界》

魏明中

米生富先生的新著《一个人的世界》出版之际，嘱我为之作序。书中所记人物吴亚峰，与我相交半个多世纪了，我们虽然都已像将要合起来的书，但回顾往事，心中仍然有股人生的豪迈感。《尚书》云：“人惟旧，器惟新。”读此书，故人故地如映眼前，多少事都有身在其境的感觉，故我乐于序之。

米先生说，他在收集资料和写作本书过程中，笔下主人翁吴亚峰那履难弥坚的坎坷人生和传奇经历，常使他以泪为墨，顿笔击案；终卷时，依然心潮起伏，思绪联翩。晋时羊祜为岘山小吏，以其微薄之力，多为地方建树。岘山百姓感其德，立碑以述之，至今有“岘山碑泪”之说。离休后，吴亚峰耄耋之年，仍终年奔波四方，参与多项社会事业的倡导和开发。观其一生，方知位不在高，有功则颂，寿不在久，有趣则永。

吴亚峰同志早在抗战之初，就于延安参加革命，是位老资格的党的干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以旺盛的革命热情和克敌致胜的勇气，或奔走于敌后，或浴血于阵前。他的一生大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青少年时期，这个时期的突出贡献是

在延安协同中央青委马仪建立中断已十年之久的少共国际青年团，创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个农村支部——冯庄团支部，为后来全国普遍建立青年团工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宝贵经验。二是全国解放后，长期从事西北和华北电力工程建设及组织实施工作，为陕西乃至周边各省的电力发展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三是八十年代初，调入陕西省旅游局，包括离休后的日子里，又长期从事旅游业的建设、管理和开发工作，他在陕西旅游业的创立和发展史上功不可没，是陕西旅游业发展的见证人。

诸葛亮有句名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吴亚峰一生从事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做了值得人们称颂的贡献。凭心而论，他所从事的那些重要工作，几乎都不是一帆风顺，他不知战胜了多少艰难险阻，方建功立业。他经受的磨难，正像许多志士的磨难，使人扼腕。我想，以诸葛亮先生这句话来解吴亚峰同志：人不为世俗所累，不为名利羁绊，才能专致于所事。世界上许多事需要时间和耐心，急功近利则欲速不达。吴亚峰在位时，能致力于所事，故有建树，晚年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可谓达仁矣！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诫我们，精诚于事，方可活人，心随自然，才得延年。

吴亚峰早年参加革命，一生多次参与组织和主持地方党政、企事业单位重要工作，大胆改革，功在不言之中，但其一生位卑。古代有李广难封、冯唐易老的典故，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明君和忠臣良民，这些都是中华民族脊梁的精神风骨。吴亚峰也有此精神风骨。在这一精神的支持下，他在位是这样走的，退位后也是这样走的，以至皓首之年仍能有旺盛的精力。可谓胸怀坦荡，志如少壮也。

乍一看书名，《一个人的世界》让我心存不解。终卷细味其义，方知一个人能容下世界，世界才能容下这个人，此义甚

妙！书名富有哲理，内容也翔实宝贵。吴亚峰一生三个阶段尽现于此，共青团二次建立史、陕西及周边省电力建设史、陕西旅游业发展史、苦难家族的命运史，也多随个人经历而述及。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书中吴氏家族及其成员们的人生行迹和历史命运，既有其特殊性，又有其普遍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她是这血迹斑斑的高原大家族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因此，此书不仅有它宝贵的社会发展史实参考价值，也有其人生奋斗哲理的学习价值。我愿老友的传记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衷心地祝贺作者米先生的新作成功发刊，也愿天下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健康长寿。

二〇〇四年六月一日于西安

目 录

- 第一 章 莘水村的难儿 / 1
- 第二 章 逃亡路上 / 14
- 第三 章 麻科峪的悲欢 / 21
- 第四 章 与英雄在一起的夜晚 / 29
- 第五 章 红色儿童团长 / 36
- 第六 章 童兄之死 / 43
- 第七 章 上学 / 48
- 第八 章 冯庄建团的日日夜夜 / 57
- 第九 章 一支步枪的故事 / 69
- 第十 章 蟠龙反特 / 75
- 第十一章 十二箱秘密文件 / 79
- 第十二章 转战陕北途中 / 83
- 第十三章 延西线上的特派员 / 90
- 第十四章 战友在东路阵亡 / 98

目 录

第十五章	河庄坪战斗 / 110
第十六章	患难之恋 / 115
第十七章	平山来信与寻找母亲 / 126
第十八章	结婚 / 132
第十九章	西北党校里发生的一件事 / 141
第廿十章	风火赴太原 / 152
第廿一章	西北电业战线上的28年 / 164
第廿二章	在祖国第一条电气化铁道上 / 176
第廿三章	经历文化大革命 / 190
第廿四章	君去陕西旅游 / 202
第廿五章	英雄与叛徒 / 211
第廿六章	亲人们—— / 222
第廿七章	中国青运史的里程碑 / 231

第一章 苦水村的难儿

雄伟的黄土高原中部，延榆两地交臂之间，鸡冠似地隆起一道高高的脊梁，这脊梁就是大名鼎鼎的横山。横山横贯东西，蜿蜒走动。山的怀抱里，星星点点地散布着许许多多的村庄。苦水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苦水村，在横山的鸡冠之凹，沟是荒沟，梁是秃梁，黄风阵阵，沙尘漫漫。村子的脚下，有一眼味道奇苦的泉水，滋养着几十户柴门草窑的人家日复一日地熬度岁月。大概就是因为有这么一眼永不枯竭的“苦水”，人们就把这里叫“苦水村”了。

“苦水流，流到我的心里头……”

当苦水村的歌谣这样地唱着的时候，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吴亚峰在这里降生了。这一刻，公元记为1926年5月22日。一夜的黄风过去，单扇子门上堵一捆柴草的烂窑里，母亲郭存英用一块土红布将孩子拦腰裹住放在炕上，身边挡了一把石锁。三天之后，母亲就下地干活了。父亲吴海英怀着贫苦农民的朴素愿望，给吴氏家族的这个新生儿起了个乳名，叫“有有”。

此时的吴家，是一个流浪中的家族。

这个家族到底从哪里来？我们暂时还不能确切知道。不

过，从吴氏家谱、从陕北人类史的有关记载和一些专家们的探索中，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家族应该从西北方向来，他的远祖也许就是那剽悍的匈奴部落，那马背或驼背民族的一个分支，他们曾经吆喝着庞大的牧群，游移在广袤的大漠草原或丝绸之路上。当沙浪和战火打散了部落，夺去了牧群和驼队之后，他们便各顾逃生，步步南下。到二十世纪之初，苦水村成为他们脚下的一个驿站。

这个家里现在有六口人：有有（吴亚峰）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姐姐和初来人世的他。吴亚峰的祖父叫吴万里，已六十多岁；祖母叫石秀，年近五十岁；祖父祖母一共生了五女二男，五女此时都已出嫁，各有光景；二男就是吴亚峰三十多岁的父亲吴海英——小名宝鼎和那跟着哥老会要人整天东跑西奔的二爸吴瀚英；姐姐叫吴光蓝，比吴亚峰大四岁，因为生在腊月，小名叫腊子。

按说，一个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和姐姐全在的孩子应该是幸福的。可吴亚峰却不然。这个饥饿的幼儿不住地哭闹着，他恹恹一息的哭声，令父母时时都在担心他可能活不下去。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流浪驿站的老实农民家贫业簿，他的母亲由于饥饿而产后根本没有奶水来喂他，更主要的是，此时的中国政治动乱，军阀混战，自然灾害频繁。天灾人祸迫使每一个家庭都无法安居乐业，自食其力。

1927年，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国民党白色恐怖势力加紧了对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进行围攻，一面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另一面大量向统治区的老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四处抓丁，扩大武装。形势逼迫下，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由合法的公开斗争转入地下活动。

陕北地面，眼下主要有四股武装：一是国民党军队，武器精良，兵多将广，在各县设有保安团、乡镇设有民团。二是共

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队员大都是破产农民和国民党漏杀的早期共产党人。三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四是哥老会，这是一个古老的秘密社团组织，教规严明，会员大都是些有财有势的不寻常人物，平时不显山露水，一旦有什大事，传单一出，迅速汇成一股武装力量。吴万里家虽然财力不强，但两个儿子吴海英和吴瀚英也已加入了哥老会。由于吴瀚英跟着哥老会的要人活动，吴家的户族里又有一个叫吴志祥的人担任了共产党横山地下县委书记职务，吴氏家族的情况便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势力的注意。

二月的一天，黄风刮得天昏地暗，苦水村的人家掩门闭户，吴海英串了驮桶，赶着毛驴从沟底石壳苦水井上驮得一驮水上来，村里几个无聊的农民来叫他“耍明宝”，吴海英先是不去，但在几人缠磨下，还是去了。他们七八个人来到脑畔梁的山羊圈窑子里，在一层干羊粪珠子上铺了条黑毛口袋，跪蹴小坐地围成一圈。耍明宝，是这一带赌博场上最大的赌法。这些穷农民没有现钱，便折赌粮食，也就是把赌下的钱折算成粮食，等到夏收或秋收的时候，以粮还账。以致有的农民在春天就将夏天或秋天输给了别人。但吴海英没有真正参赌，他只是在旁边“仰长脖子”。

中午时分，山羊圈里突然冲进了四五个穿着桑根黄军装、手执长枪的人。这是国民党驻榆林保安司令景岳秀部下的抓丁士兵。士兵在每个赌博人的身上搜了一遍后，要带吴海英跟他们走。吴海英不去，国民党兵就抽出绳子将他捆绑起来，用枪把子在屁股上戳着拉走了。

小亚峰的父亲吴海英被绳拴棒打抓走后，一时死活不明。家里现在乱成了一团。祖母石秀急得神志慌乱，光蓝姐整天哭着要父亲，母亲郭存英怀里抱着未满周岁的吴亚峰，去找当地绅士要人。没吃没喝的烂包家庭，现在全靠年迈力衰的祖父吴万里支撑着。

此时的西北地区，正是中国现代史上谈之色变的那场“民国十八年大旱”，旱情覆盖陕甘宁三省。贫瘠的陕北地区，较之别的旱区，旱情更为严重。民间歌谣中“人吃人，狗吃狗，外甥锅里煮舅舅”正是那场旱灾造成悲惨图景的真实写照。老年人说，这场旱灾比明末惹得李自成造反的那场旱灾还更严重。国防联盟派给蒋介石南京政府担任卫生顾问的著名卫生专家斯坦普尔博士的权威性调查资料说：“大旱灾期间，陕西有一个县死的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另有一县死的是百分之七十五。据官方估计，单在甘肃一省就饿死二百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美国记者斯诺以一个亲身目击者在《西行漫记》中记述道：“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恶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好人——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漠然无神，他即使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子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像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是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便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



过万人坑里一层层盖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是，在许多的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富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更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中的土地，然后等待雨晴后出租给佃户。”

斯诺先生笔下描述的灾情，有些也就是苦水村的情景。

现在是大旱的五六月间，苦水村的人们，家里多年积攒下的陈糠、玉米蕊子、荞麦尘子等都已吃完，山里的苦菜、灰条、刺脚苗、猪耳朵草、榆钱儿、杏叶等一切可吃的东西也被吃光了。吴万里家中早就断了五谷和蔬菜，现在只有一样可吃



● 祖父吴万里、父亲吴海英的诞生地，横山吴家梁

的东西——这就是一石发霉了的草籽，这草籽是祖母石秀年初在下河道的水渠里捞出来的。这个一生都在饥饿中度过的女人，今年春天河里的冰层刚刚消开，就悄悄地一个人整天钻在透骨冰寒的河道水渠里捞那些几年来被山水和黄风吹到这里来的杂草籽。经过一个多月的冰河里浸泡，祖母的脚手烂了，关节炎严重了，但她捞了足有一石多发了霉的野草籽。她将这些草籽洗净晒干存起来，当其它东西都被吃光了之后，这一石发霉的草籽已成了救命的宝贝。现在，这贵重的东西只是专作救五岁的光蓝姐姐和刚满一岁的吴亚峰的命用的，只能加进其它东西限量地做给他们姊妹俩人吃，而祖父祖母则是绝对不敢吃这贵重东西的，她们只能去吃树皮和草根一类的东西了。

苦水井旁边有一棵古老的大水桐树，一天，饥饿无力的祖父吴万里用老镢头去刨这棵树，他准备将这棵树用矩子矩成木沫去吃。当粗大的水桐树倒地后，树身断成了两节。原来，这树杆里面成了一个空洞，洞里有一个大蜜蜂窝。祖父如获至

宝。他拿来筐箩，接了一满筐箩蜂蜜，并连那蜂蜜片子和整个一棵树全部弄回来。有了草籽，有了高营养的蜂蜜，又有这棵巨大的水桐树，再加些山里挖回来的各种枯草等东西，这家人暂时就有吃的了。

吴万里将这棵水桐树的所有树枝树叶收集起来砸碎，将树杆用锯子一遍又一遍地锯成沫，最后又在石磨上磨成木面。祖母和母亲将这些木面与草籽、蜂蜜和苦水配制，做成眼镜片那么大小的“木面饼”，象分药引子一样，有计划地每天限量分给每个人吃几块。

这样，全家人一年吃了一棵大水桐树。

善良的祖母舍不得吃，她每次总是把将要放进自己口里的那一份救命食节省下来，喂进孙子吴亚峰和孙女吴光蓝的嘴里。以致使本可能最先被饿死的吴亚峰和光蓝活下来，而五十二岁的祖母却被饥饿折磨得一天不如一天了。六月二十五日中午，可怜的祖母拿着镰刀在脑畔山背后沟湾里挖得半筐子枯草，往回走时，跌倒在山洼的羊肠小路上再没醒来，当人们找到已经死去的祖母时，发现她的口里还嚼着一节草根。

吴亚峰的祖母去世不久，国民党横山县保安团的士兵又闯进横山旧城窑洼村的二姑妈家中收粮要钱，二姑一时拿不出来钱粮给他们，便遭到毒打。被迫之下，三天后二姑就将她的大儿子泰运托人卖到山西省柳林县一个农村里，给人家为儿。随即，二姑全家背井离乡，逃荒过黄河到山西。

二姑的弟弟（亚峰的堂兄）吴亚雄看到一娘同胞的姐姐在骨肉分离中痛哭流涕，心中十分悲伤，便专程送姐姐一家去山西逃命。在横山到山西的途中，他们行乞、睡烂草窑、吃野草，经榆林、佳县……步行了近半个月。一路上，自己的家破人亡和成群结队逃荒流浪、大哭小叫、死去活来的人们的悲惨情景，深深地触发了堂兄吴亚雄心中的阶级仇恨，他决定此生投身革命。